



知识学研究

RESEARCH ON KNOWLEDGE SCIENCE

柯平 著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研究成果

知识学研究

柯平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学研究 / 柯平著. -- 北京 :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5

ISBN 978 - 7 - 5013 - 6070 - 3

I. ①知… II. ①柯… III. ①知识学—研究 IV. ①G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53448 号

书 名 知识学研究
著 者 柯 平 著
责任编辑 高 爽 唐 澈

出 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 行 010 - 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投稿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北京鲁汇荣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毫米) 1/16

印 张 26.25

字 数 460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3 - 6070 - 3

定 价 80.00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
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自序

知识的力量在哪里？于个人，她改变命运；于组织，她成为最重要的资本；于世界，她给人类带来光明。

今天，人类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更渴望知识，这是出于创新的需要，也是知识社会的必然。《大趋势》的作者 John Naisbit(约翰·奈斯比特)说：“我们被信息所淹没，但却渴求知识。”^①

今天，人类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更需要对知识进行鉴别、组织、管理与研究，因为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特征决定的。正如经济学家 Joseph E. Stiglitz(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说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并且这种不完美常常体现在我们的错误中。我们从来都未能知道我们应该知道的，我们很难从‘知识噪音’中筛选出有关知识。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可能做出糟糕的决策；我们常常不能同他人交流我们的知识；在同他人相处中，我们可能错误地表达了我们的知识，也可能缺乏知识。所有这些，同企业或其他组织的运作一样，影响经济交易以及其他社会交往。”^②

15年前，UNESCO在《从信息社会迈向知识社会——建设知识共享的二十一世纪》报告中指出：知识社会有别于信息社会，知识社会中更强调知识的多样性与知识共享以及社会成员的认知能力和批评精神。知识社会成员的核心能力是“创造和应用人类发展所必需的知识而确定、生产、处理、转化、传播和使用信息的能力”^③。该报告揭示有关知识社会的教育、

① 约翰·奈斯比特. 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M]. 梅艳,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16.

② Joseph Eugene Stiglitz 1999年1月27日在伦敦贸易与工业部以及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谈话。参见: <http://www.worldbank.org/html/extdr/extme/jssp012799a.htm>. 转引: 胡鞍钢. 知识与发展: 21世纪新追赶战略[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27.

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从信息社会迈向知识社会——建设知识共享的二十一世纪[EB/OL]. [2009-11-17]. <http://www.un.org/chinese/esa/education/knowledgesociety/>.

科研、学习、语言、技术等诸方面的特征,并提出发展知识社会的建议。

当我们从对知识的热情回到理性的轨道上,认真梳理知识学研究的学术变迁历程,不难发现,早在 18 世纪哲学领域就提了知识论,以至于西方哲学形成了知识学流派,对后世的许多学科如知识社会学等产生过重要影响。然而,知识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等研究都还不是知识科学,真正作为一门科学的知识学的诞生,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事情。科学范畴的知识研究把人们引入知识科学的神奇领域,从此开启知识科学研究的大门。

知识学成为一门新兴科学起先来自科学界的重视。20 世纪 90 年代末,日本的科学家^①和我国的科学家^②几乎同时开展知识科学以及相关的知识工程问题研究,由此促成知识与系统科学(KSS)的系列会议的召开。在 KSS'2003 会议上,正式成立国际知识与系统科学学会(ISKSS)。KSS 国际会议创始成员除了若干日本大学外,还包括中国的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AMSS)、大连理工大学和清华大学。2009 年起,AMSS 汪寿阳副院长接替日本学者中森义辉担任 ISKSS 主席,此后 KSS 在华举办的年会均由 AMSS 方面主办^③,2015 年第十六届知识与系统科学国际会议是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承办的^④。知识科学的权威国际学术会议的持续发展,已使知识科学研究成为 21 世纪广泛关注的重要领域。

在科学界提出知识科学之前,早已有知识工程研究领域。陆汝钫院士指出:“二十多年来,知识工程主要是一门实验性科学,知识处理的大量理论性问题尚待解决。对知识的研究应该是一门具有坚实理论基础的科学,应该把知识工程的概念上升为知识科学。知识产业和知识科学、知识工程共同构成一条链上三个不可分割的环节,但知识科学本身是一个大问题,还需进行深入探讨。”^⑤据读秀知识库检索,1998~2016 年,我国出版以“知识工程”为题名的著作 47 部(含译著 3 部),以“知识技术”为题名的著作 8 部(含译著 3 部)。

除了科学界关于知识工程和系统科学的研究,还有经济与社会领域的知识研究以及各行业与知识社会相关的系统研究。据读秀知识库检索,

① 日本北陆先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知识科学研究科网站(<http://www.jaist.ac.jp/ks/>)。

② 知识工程与知识科学研讨会 KEKS'99 会议纪要[J]. 语言文字应用,2000(2):112-112.

③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官网(<http://www.sesc.org.cn/htm/article/article376.htm>)。

④ 第十六届知识与系统科学国际会议官网(<http://kss2015.xidian.edu.cn/zwb.htm>)。

⑤ 陆汝钫. 知识科学及其研究前沿[Z]//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 中国科学技术奖励年鉴 2001.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奖励年鉴编辑部,2002:778.

1998~2016年,我国出版“知识经济”为题名的著作678部(含译著29部)、“知识创新”为题名的著作67部(含译著11部)、“知识管理”为题名的著作有398部(含译著60部);据中国知网检索,论文篇名中含有“知识管理”的论文多达23964篇;据百度学术搜索,题名中包含“knowledge management”的著作与论文文献多达24.5万条记录,而题名含有“knowledge economy”的著作与论文文献也达5.4万条记录。2015年10月,中国知识管理联盟在北京成立,2016年1月,《知识管理论坛》创刊^①,知识管理与大数据、“互联网+”等新环境的结合,展现出新的活力。由此可见,知识学的建立有了雄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今天的知识学(knowledge science),已不同于Fichte(费希特)所讲的知识学,不同于早期哲学范畴的知识论或知识学,而是科学视角下的研究,它指的是一门新兴的关于知识与知识活动的综合性科学,把过去关于知识的个别领域或者有关知识经济、知识管理、知识工程、知识技术等相关问题研究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集成层面以解决复杂的理论与技术问题。

2004年以后,在国内科学界知识科学的呼声中,笔者在南开大学开展知识学的系统探索,形成以博士生和硕士生为主体的知识学南开团队,产生一批研究成果,突出地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通过课程与相关活动,培养知识学高级研究人才。2005年开始,笔者在南开大学率先开设博士生课程“知识学研究”,组织博士生围绕知识学的前沿问题展开讨论。

2006年,王平在这门课的课堂感悟中说:“知识学”这门讨论课的开设具有极强的前瞻性和学科开创性,同时对于知识经济这个大背景下的实践活动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在知识经济兴起这个大背景下建立起和“物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具有同样学科地位的“知识学”,而知识学建立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将以往分散地围绕知识进行的各种研究领域或较为成熟的理论统一在“知识学”这一大的学科背景下,有利于各研究领域地位的提升、相关研究之间的借鉴,从而为知识经济中各种知识相关研究的发展,为知识经济的发展提供系统化、科学化的理论研究、方法研究和技术研究的支持。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知识

^① 初景利. 长风破浪会有时——《知识管理论坛》第一卷寄语[J]. 知识管理论坛, 2016(1):1.

学”是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而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并开始被关注,而且伴随着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的发展而逐渐丰富、成熟和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知识学”是具有古老学科渊源和崭新发展动力与前景的一门学科,其价值无可限量。基于此,对“知识学”的讨论可以说是意义重大。

二是选择知识学的前沿课题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由此产生专门研究知识学的博士论文。

在知识学理论研究方面,杨溢的博士论文《基于图书情报学的知识科学理论模型研究》(2010)从图书情报学理论视角切入,撷取图书情报学研究的知识域中理论思维模式与若干重要理论,探讨知识科学的基础理论问题。

在知识学应用研究方面,李大玲的博士论文《基于知识管理的学术机构知识库构建模式研究》(2008)从学术机构知识管理的角度,不仅考虑学术机构知识库的技术因素,而且考虑到学术机构知识库的利用主体(工作人员)的需求,总结基于知识管理的学术机构知识库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运用文献分析、问卷调查、演绎推理、案例研究的方法,对基于知识管理的学术机构知识库的知识组织、技术模式、激励模式进行深入研究。高洁的博士论文《面向知识共享的协同政务研究》(2008)在理论研究基础上,提出面向知识共享的协同政务体系框架,构建面向知识共享的协同政务流程集成系统,设计基于语义 Web 服务的协同政务知识门户。王平的博士论文《流程导向的企业实时知识管理研究》(2008)通过对知识管理本质及价值、流程导向与实时知识管理的内在联系的分析,将流程导向与实时知识管理整合,提出“流程导向的企业实时知识管理”的观点,通过实证构建理论模型。曾伟忠的博士论文《e-Science 环境下知识控制研究》(2009)以 e-Science 为背景,以解决科研人员获取高质量的知识所遇到的困难为目标,从知识主体、知识客体、知识过程和知识系统等角度对知识进行控制,建立一个多维的知识控制体系,探索出一种新的知识理论体系,满足科研人员的知识需求。洪秋兰的博士论文《社区公共文化知识转移机制研究》(2009)从知识角度对文化进行研究,从个人认知角度的“意义建构理论”、人际关系的“资本理论”以及媒介传播的“媒介适用理论”三个层面考察社区居民的知识需求和行为特点,建立理论框架并进行实践调研。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设计社区公共文化知识转移优化方案表以及深入分析社区公共文化知识转移的三种机制,并对机制的运行机理、运行方法、

运行保障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詹越的博士论文《知识型员工个人知识管理能力影响因素研究》(2010)以知识型员工为对象,研究个人知识管理能力对于组织创新的重要作用,以个人知识管理能力架构为基础,提出知识型员工个人知识管理能力与组织创新的关系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李廷翰的博士论文《基于心理契约的科研人员知识转移研究》(2013)引入心理契约的理论,研究科研过程中的知识转移问题,探讨科研人员的心理契约规律,开发科研人员心理契约结构量表,通过实证研究,证明科研人员心理契约对知识转移绩效的直接与间接影响作用。

三是在学术期刊发表知识学专题论文。

先后在专业核心期刊《图书情报工作》和《图书情报知识》组织两期知识学专题。第一期专题发表在《图书情报工作》2006年第4期,主题是“知识学研究”,包括《知识学研究导论》(柯平)、《从知识管理到知识价值链管理》(高洁)、《知识技术的发展对知识工程的影响》(李大玲)、《将知识服务进行到底——基于知识交流的知识服务》(党跃武)4篇论文。第二期专题发表在《图书情报知识》2009年第1期,主题是“21世纪的知识学研究展望”,包括《21世纪知识学研究的目标和任务》(柯平)、《“知识学”研究倡议与研究纲领》(王平)、《基于知识学的知识资源模型研究》(赵益民)、《创新学与知识学的关联研究》(詹越)4篇论文。

本书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为全面系统地研究知识及知识活动的相关问题,本书分11章,第1~3章,整合各学科已有的知识研究成果,构建新的知识学理论体系;第4~7章,对于知识环境、知识技术、知识组织等问题进行创新性研究,提出知识控制论等新的理论问题;第8~11章,围绕知识学的应用,讨论知识传播与知识管理、知识服务和知识创新等领域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知识学研究是一种新的探索,这种探索将推动着图书情报及相关学科的知识整合,也促使科学学、创新学、传播学、语言学等学科的交叉渗透进一步走向深入。

柯平

2016年4月

目 录

自 序	(1)
1 知识学基础理论问题	(1)
1.1 知识学的来源与重建	(1)
1.2 知识学的目标、任务与前沿领域	(18)
1.3 知识学的学科体系	(24)
2 知识学的科学共同体与研究趋势	(41)
2.1 知识学的科学共同体	(41)
2.2 知识学研究的趋势	(61)
3 关于知识的系统研究	(89)
3.1 哲学的知识研究	(89)
3.2 不同学科的知识研究	(96)
3.3 知识学的知识观	(108)
4 知识环境研究	(126)
4.1 知识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	(126)
4.2 E 环境	(131)
4.3 泛在知识环境	(141)
4.4 大数据环境	(144)
5 知识技术与知识工程	(147)
5.1 知识技术	(147)
5.2 知识工程	(167)
6 知识组织论	(177)
6.1 知识组织的基本问题	(177)
6.2 知识分类的历史问题	(183)

6.3	当代知识分类的标准问题	(195)
6.4	未来知识分类的两条路径	(204)
7	知识资源论	(209)
7.1	知识资源论的提出	(209)
7.2	关于知识资源原理的探讨	(213)
7.3	知识控制	(222)
7.4	国家知识资本	(240)
8	知识传播论	(245)
8.1	知识交流与知识传播	(245)
8.2	媒介知识传播	(252)
8.3	科学知识传播	(256)
9	知识管理论	(276)
9.1	知识管理学派	(276)
9.2	知识管理的范畴体系	(285)
9.3	知识管理的三大知识域	(294)
9.4	知识管理的学科建设与发展	(321)
10	知识服务论	(323)
10.1	知识需求与知识消费	(323)
10.2	知识服务的核心理论问题	(337)
10.3	知识服务流派	(343)
10.4	知识服务模式及其运行机制	(347)
11	知识创新论	(359)
11.1	知识与创新	(359)
11.2	知识链	(364)
11.3	创新型国家的知识创新机制	(369)
	参考文献	(378)
	索引	(395)
	后记	(399)

图表目录

图 1-1	知识学研究对象的四个象限	(17)
图 1-2	JAIST 知识科学研究科的学术与实践框架	(22)
图 1-3	知识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	(23)
图 1-4	王续琨和初福玲的知识科学学科结构	(28)
图 1-5	普通知识学的分化线索	(29)
图 1-6	王平的知识学体系结构	(29)
图 1-7	王平的知识学研究要素关系	(30)
图 1-8	詹越的创新学与知识学分支学科关系	(31)
图 1-9	JAIST 整体的知识科学框架	(31)
图 1-10	顾基发和唐锡晋修正的整体知识科学框架	(32)
图 1-11	王知津和陈芳芳的知识科学产生体系	(33)
图 1-12	知识学体系的综合模型	(34)
图 1-13	杨溢的知识科学理论模型总体框架	(34)
图 2-1	JAIST 知识科学的重要性	(62)
图 2-2	2005 ~ 2015 年国外知识环境主题知识图谱	(64)
图 2-3	2005 ~ 2015 年国外知识资源研究主题知识图谱	(66)
图 2-4	2005 ~ 2015 年国外知识技术与工程研究主题知识图谱	(68)
图 2-5	2005 ~ 2015 年国外知识组织研究主题知识图谱	(71)
图 2-6	2005 ~ 2015 年国外知识传播研究主题知识图谱	(74)
图 2-7	2005 ~ 2015 年国外知识管理研究主题知识图谱	(76)
图 2-8	2005 ~ 2015 年国外知识服务研究主题知识图谱	(79)
图 2-9	2005 ~ 2015 年国外知识创新研究主题知识图谱	(82)
图 2-10	2005 ~ 2015 年国内知识学研究机构知识图谱	(87)
图 2-11	2005 ~ 2015 年国内知识学研究者知识图谱	(88)

图 3-1	KP ³ 方法框架	(101)
图 3-2	信息、知识和情报三者的关系	(113)
图 3-3	信息、知识和情报的逻辑关系	(113)
图 3-4	知识与相关术语的区别	(114)
图 3-5	信息、数据与知识的关系	(115)
图 3-6	知识的梯级要素	(116)
图 3-7	Haeckel 的信息等级	(117)
图 3-8	DIKW 的转化	(118)
图 3-9	信息、知识与智慧的逻辑结构	(118)
图 3-10	知识与数据、信息、智慧的逻辑结构	(119)
图 4-1	基于 GridPro 的计算机仿真飞机部件网格和宇宙飞船网格	(138)
图 5-1	知识表征在相关领域的含义	(153)
图 5-2	Card 等建立的可视化参考模型	(155)
图 5-3	新的经验之塔	(157)
图 5-4	思维导图举例	(163)
图 5-5	由 Sarkar 和 Brown 完成的鱼眼视图	(165)
图 5-6	由 Lamping 和 Rao 建立的双曲树浏览器	(165)
图 5-7	双曲三维视图	(166)
图 5-8	Walrus 网络可视化实例	(167)
图 5-9	知识工程的一种定义(人的管理和信息管理的高级阶段)	(172)
图 5-10	对知识工程定义的另一示(渐进)	(172)
图 5-11	语义网的层次结构	(175)
图 6-1	知识元链接示意图	(182)
图 6-2	Plato 的知识分类体系	(184)
图 6-3	Aristotle 的知识分类体系	(185)
图 6-4	Bacon 的知识分类体系	(188)
图 6-5	Spencer 的科学分类体系	(190)
图 6-6	Pearson 的科学分类体系	(191)
图 6-7	Hegel 的自然科学分类	(192)
图 6-8	Hegel 的科学(知识)分类体系	(193)

图 6-9	Wundt 的科学分类体系	(194)
图 7-1	知识资源要素模型	(214)
图 7-2	知识资源形成模型	(215)
图 7-3	知识资源积累模型	(216)
图 7-4	知识资源传承模型	(218)
图 7-5	知识资源配置状态矩阵	(220)
图 7-6	知识资源价值实现模型	(221)
图 7-7	知识控制的内涵	(228)
图 7-8	知识元的三次书目控制方式的进化方式概略	(236)
图 7-9	知识元的三次书目控制方式的进化方式详图	(237)
图 7-10	国家知识资本树	(243)
图 8-1	Garvey-Griffith 的学术交流模型	(247)
图 8-2	Vito 等的知识传播概念模型	(251)
图 8-3	Edward 和 Martyn 的知识传播概念框架	(251)
图 8-4	Coles 学术传播信息流模型	(258)
图 8-5	Cox 学术传播信息流修正模型	(259)
图 8-6	Tenopir & King 学术传播生命周期模型	(260)
图 8-7	Björk A0 研究、传播和应用结果模型	(261)
图 9-1	平衡知识管理示意图	(289)
图 9-2	知识管理研究的四个维度	(292)
图 9-3	Myrna Gilbert 和 Martyn Cordey-Hayes 的 知识转移五步骤模型	(305)
图 9-4	Szulanski 的知识转移四阶段模型	(305)
图 9-5	以 French Caldwell 为代表知识地图分类示意	(314)
图 10-1	Paul 的需求定义	(324)
图 10-2	知识需求的三维结构	(325)
图 10-3	知识需求诱发的层次性和知识需求介入的时机性	(328)
图 10-4	数据服务、信息服务和知识服务与 E-Science 的关系	(342)
图 10-5	知识服务的主客体关系	(352)
图 10-6	知识服务过程	(353)
图 10-7	以客户为导向的知识服务模式的运行机制	(355)
图 10-8	客户资源保障的主要内容	(356)

图 11-1 360°的“ba”的设计模型	(362)
图 11-2 网络“ba”模型	(362)
图 11-3 创新型国家的知识供应链模型	(370)
图 11-4 知识需求的层次和保障度	(373)
图 11-5 创新型国家知识需求生成机制	(374)
图 11-6 创新型国家知识需求实现机制	(375)
表 1-1 关于知识学学科性质的主要观点	(15)
表 1-2 关于知识学研究内容的主要观点	(24)
表 1-3 当代知识学研究内容的主要类别	(26)
表 2-1 历届知识与系统科学会议(KSS)简况	(44)
表 2-2 三届全球知识大会主题和重要关键词	(62)
表 2-3 2005~2015 年国外知识环境研究主题表	(64)
表 2-4 2005~2015 年国外知识资源研究主题表	(66)
表 2-5 2005~2015 年国外知识技术与工程主题表	(69)
表 2-6 2005~2015 年国外知识组织研究主题表	(71)
表 2-7 2005~2015 年国外知识传播研究主题表	(74)
表 2-8 2005~2015 年国外知识管理研究主题知识图谱	(77)
表 2-9 2005~2015 年国外知识服务研究主题表	(80)
表 2-10 2005~2015 年国外知识创新研究主题表	(82)
表 2-11 2005~2015 年国内知识学研究主题表	(85)
表 3-1 关于知识学视角的重要观点	(97)
表 3-2 关于数据、信息、知识和智慧的代表性定义	(120)
表 3-3 组织知识的定义	(122)
表 4-1 国外主要数字化学习平台比较	(134)
表 5-1 知识技术的分类	(150)
表 5-2 知识可视化、数据可视化和科学计算可视化 三者比较	(155)
表 5-3 三种知识图谱绘制软件特征对比	(161)
表 6-1 ISKO 历届会议情况	(178)
表 8-1 三种交流系统的比较分析	(246)
表 8-2 田园型学科社群和都市型学科社群比较	(262)
表 8-3 1950~1977 年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或医学诺贝尔奖	(262)

获得者被引频次	(268)
表 8-4 2005~2009 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频次	(273)
表 9-1 2006~2016 年 KMO 国际会议一览	(280)
表 9-2 关于知识管理流派的主要划分	(282)
表 9-3 知识管理的 10 个代表性框架	(286)
表 9-4 隐性知识的分类及依据	(297)
表 9-5 个体非正式知识转移中的三种不同视角	(303)
表 9-6 知识资本的构成及其概念	(308)
表 9-7 国内外关于知识地图的类型划分	(316)
表 10-1 国内外有关知识服务的定义	(338)
表 10-2 知识服务和信息服务两种形态的要素比较	(342)
表 10-3 UNDP 报告中的知识服务模式	(347)
表 11-1 知识需求与创新环境、知识供应源和 创新主体的关系	(372)

1 知识学基础理论问题

任何一门科学,如果不解决基础理论问题,这门科学不能真正成为科学。科学的基础理论问题与应用问题相比,其复杂性不仅仅在于其概念化过程,而且在于其学科来源、研究主体与客体,乃至整个学科体系。知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必须从基础理论问题出发,理清讨论的焦点和可能的视角,为知识学各个主题的发展提供一个基本框架。

1.1 知识学的来源与重建

1.1.1 知识学的来源

知识学是不是一门科学,要看它有没有深厚的学科基础,有没有独特的研究领域,有没有比较丰富的知识单元。作为一门科学的知识学,不仅仅有着充分的必要性和重要的学科意义,而且也有着充实的学科基础。

1.1.1.1 哲学的知识论

在哲学领域,关于知识的研究由来已久,其中以德国古典哲学家 Johann Gottlieb Fichte(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的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最为著名。知识学是 Fichte 的哲学体系,在 1794 ~ 1810 年的 16 年里, Fichte 陆续出版了《全部知识学基础》《论知识学的概念》等系列知识学著作。Fichte 的“知识”要求一个共同的、最高的、作为一切知识之根据的根本原理,使真正的知识成为可能, Fichte 的“知识学”就是哲学,是“知识的知识”或者“科学的科学”,知识学就是要提供这个根本原理以解决 Immanuel Kant(伊曼努尔·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最先提出来